

康奈尔大学胡适的成绩单 与课业论文手稿

席云舒

[摘要]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台北“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保存的胡适档案里,有 18 篇他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时留下的英文课业论文手稿,对于我们研究胡适早期思想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其中只有 4 篇被《胡适全集》和《胡适未刊英文遗稿》收录,其余皆未公开发表,有文献明确记载其写作时间的仅有 2 篇。关于这些手稿中部分论文的写作时间,已在学界引起了一些争议。本文根据周质平先生《胡适与韦莲司:情深五十年》中所附的胡适在康奈尔大学的成绩单、康奈尔大学 2014 年最新公布的一份胡适选修课表、1910—1915 年《康奈尔大学校刊》中的课程大纲,以及《胡适口述自传》和《留学日记》等史料,对他在康奈尔大学留学期间的选修课程和课业论文手稿的写作时间做了系统的考证。

[关键词]胡适;成绩单;课业论文手稿;史料考证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胡适英文散文文献的考证、整理、翻译与研究”(16BZW132);北京语言大学学院级科研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资助)“胡适留学时期的英文佚文研究”(17YJ010004)。

[作者简介]席云舒(1973—),男,原名席加兵,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083)。

DOI:10.19470/j.cnki.cn22-1417/c.2017.01.0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保存的胡适档案里,有 14 篇他在康奈尔大学留学时写的未刊英文课业论文,有的是打字稿,有的是手稿。其中包括 10 篇文学论文:《狄更斯的〈双城记〉》^①《哈姆雷特》,一个没有英雄的悲剧》^②《托马斯·格雷》^③《亨斯洛日记》^④《丁尼生〈悼念集〉第 54—57 首》^⑤

① Dickens's "A Tale of Two Cities",打字稿,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档案,档案编号:E-59-1,共 7 页。打字稿也是胡适的原稿,下同。

② "Hamlet", a Tragedy without a Hero,打字稿,同上,档案编号:E-59-2,共 11 页。

③ Thomas Gray,手稿,同上,档案编号:E-59-4,共 9 页。

④ Henslowe's Diary,手稿,同上,档案编号:E-59-5,共 4 页。

⑤ 原稿无标题,亦无档案编号,手稿附在 Henslowe's Diary 一文后面,共 2 页,此标题为笔者所加。

《亚历山大和坎帕斯比》^①《吉娜薇》^②《圣杯》^③《西敏寺》(一译《威斯敏斯特教堂》)^④和《蒲柏诗歌研究》^⑤;2篇哲学论文:《约翰·密尔论正义:〈功利主义〉第五章研究》^⑥《洛克的〈政府论两篇〉研究》^⑦;2篇政治学论文:《美国国家与社会政治研究》^⑧《众议院议长政治权力的发展》及其“序言”^⑨。这些文章中,《托马斯·格雷》手稿上有教师批注,《西敏寺》手稿后有教师打的“88分”,《亨斯洛日记》《亚历山大和坎帕斯比》《蒲柏诗歌研究》《洛克的〈政府论两篇〉研究》《美国国家与社会政治研究》《众议院议长政治权力的发展》等手稿上均有教师写的评语。这14篇文章胡适生前都没有发表过,后来也未收进任何文集。

在《狄更斯的〈双城记〉》一文前,有几行胡适手书的英文记录,可直接翻译为:“几篇较长的文章:1.《狄更斯的〈双城记〉》;2.《墨翟》;3.《〈哈姆雷特〉,一个没有英雄的悲剧》;4.《亚当·斯密的税收原则》;5.《约翰·密尔的生平》;6.《亚历山大·蒲柏》;7.《托马斯·格雷》。胡适,康奈尔大学,绮色佳,纽约,1912。”^⑩显然,《亚历山大·蒲柏》即《蒲柏诗歌研究》,而《狄更斯的〈双城记〉》《〈哈姆雷特〉,一个没有英雄的悲剧》和《托马斯·格雷》题目与存稿一致。他这里记载的,应该是他1912年之前所写的几篇较长的英文文章,而非专指1912年所作之文。例如,根据胡适《留学日记》记载,他读完《哈姆莱特》的日期是1911年4月15日,14日他作一文论“奥菲利亚”,15日和16日又作了一文论《哈姆莱特》,^⑪此文很可能就是这篇《〈哈姆雷特〉,一个没有英雄的悲剧》;然而,要想确定此文是否为1911年所作,则仍需进一步论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台北胡适纪念馆的档案里均未保存《墨翟》和《亚当·斯密的税收原则》二文。他后来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1916年第6期上发表的《一个战国时期的哲学家:墨翟的伦理和宗教观》^⑫,可能就是根据1912年前这篇《墨翟》改写的,而《亚当·斯密的税收原则》一文恐已不存。关于《约翰·密尔的生平》,他也只留下了一页“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生平及其《论自由》——厄舍博士的章节”这个题目,未见正文内容,我们不能确定他是否写了这篇文章,但从他留下的手稿看,他在康奈尔大学留学时期至少还写了《约翰·密尔论正义:〈功利主义〉第五章研究》这篇长文。此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收

① Alexander And Campaspe,手稿,同上,档案编号:E-59-6,共3页。

② Guinevere,手稿,同上,档案编号:E-59-7,共3页。

③ The Holy Grail,手稿,同上,档案编号:E-59-8,共2页。

④ Westminster Abbey,手稿,同上,档案编号:E-59-9,共4页。

⑤ A Study of the Poetry of Pope,手稿,同上,档案编号:E-60-10,共6页。

⑥ John Stuart Mill on Justice: Being a Study of the Fifth Chapter of his“Utilitarianism”,手稿,同上,档案编号:E-59-3,共22页。

⑦ A Study of Locke’s“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手稿,同上,档案编号:E-60-12,共27页。

⑧ A Study of Politics in Your State and Community,手稿,同上,档案编号:E-60-11,共21页。

⑨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olitical Power of the Speaker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手稿,同上,档案编号:E-60-14,共18页。Preface,档案编号:E-60-13,共2页。

⑩ 原文为:Some Longer Writings:1.Dickens’s“A Tale of Two Cities”.2.Mo-Ti.3.“Hamlet”,a Tragedy without a Hero.4.Adam Smith’s Maxims on Taxation.5.Life of John Stuart Mill.6.Alexander Pope.7.Thomas Gray.S.Hu.Cornell University,Ithaca,N.Y.1912.

⑪ 胡适:《留学日记》,见《胡适全集》(第27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29、130页。

⑫ Suh Hu:“A Chinese Philosopher on War:A Popular Presentation of the Ethical and Religious Views of Mo-Ti”,in *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vol.Ⅺ.No.6, April,1916.

藏的胡适手稿中,还有一篇《密尔顿短诗笔记》^①,档案标注时间为 1914 年 8 月,手稿首页记有一个年份,但字迹较模糊,依笔画走势,更像是 1911 年,台北胡适纪念馆的“北京档”中就注为 1911 年 8 月,查胡适《留学日记》,1911 年 8 月 19 日:“读密尔顿(Milton)之 *L'Allegro*。”20 日:“读密尔顿之 *L'Allegro* 及 *IIPenseroso*,皆佳构也。”21 日:“读密尔顿稍短之诗。”24 日:“读密尔顿小诗。”^②手稿内容与日记相吻合,因此这篇笔记作于 1911 年 8 月当属无疑,但与上述 14 篇文章不同的是,此手稿并非完整的论文,而是一篇读书笔记草稿,因而不能作为他在康奈尔大学留学时期的课业论文来看待,我们下文将不作讨论。

除上述未刊手稿和打字稿外,《胡适全集》收录的英文论著中,也有 4 篇是他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时的课业论文,分别为《托马斯·胡德》^③《柏拉图的〈普罗泰戈拉篇〉》^④《康德的国际伦理法则》^⑤和《关于先验的论证,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分析》^⑥。其中,《托马斯·胡德》为文学论文,其余三篇为哲学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胡适档案里存有《托马斯·胡德》《柏拉图的〈普罗泰戈拉篇〉》和《关于先验的论证,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分析》的打字稿,《托马斯·胡德》一文后有教师评语,《关于先验的论证,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分析》首页注明写作时间为 1915 年 5 月 26 日。周质平先生编的《胡适未刊英文遗稿》也收录了《康德的国际伦理法则》一文,注明“是胡适 1915 年在康奈尔大学时的学生习作”。参照胡适 1915 年 3 月 14 日给韦莲司的信和 3 月 19 日的日记,可知此文完成于 1915 年 3 月 14 日下午。^⑦《胡适全集》和《胡适未刊英文遗稿》里收录的这篇文章都有缺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存有此文的打字稿,档案备注“原稿缺第 5 页”^⑧。我后来找到了此文全稿,已刊登在《胡适研究通讯》2015 年第 4 期上。这 4 篇文章中,《托马斯·胡德》和《柏拉图的〈普罗泰戈拉篇〉》两文的写作时间不详。此外,1914 年 11 月到 1915 年 7 月,在康奈尔大学哲学系克雷登教授主编的《哲学评论》(*The Philosophical Review*)杂志上,还有 10 篇胡适的哲学短论,也是他在康奈尔大学念研究生期间的课业论文,均未被任何文集收录。

从以上信息中,我们能够确知其中 2 篇关于康德的长文和 10 篇哲学短论的写作年份,而其余 16 篇英文手稿写于何时,则不得其详。由于邵建先生 2007 年出版的《瞧,这人——日记、书信、年

① Notes on Milton's Minor Poems,手稿,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档案,档案编号:E-62-1,共 20 页。

② 胡适:《留学日记》(卷一),《胡适全集》(第 27 卷),第 172—173 页。

③ Thomas Hood,见《胡适全集》(第 35 卷),第 60—75 页;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档案,打字稿,档案编号:E-4-3,共 12 页。

④ The Platonic Protagoras,见《胡适全集》(第 35 卷),第 76—87 页;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档案,打字稿,档案编号:E-1-4,共 10 页。

⑤ Kant's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Ethics,见《胡适全集》(第 35 卷),第 88—107 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档案未存此文。这个英文题目,胡适自译为“康德之国际道德学说”,见胡适:《留学日记》(卷九),《胡适全集》(第 28 卷),2003 年,第 83 页;周质平先生译为“康德国际伦理的法则”,见周质平编:《胡适未刊英文遗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 年,第 20—36 页。

⑥ The Argument of the Transcendental, Analytic in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见《胡适全集》(第 35 卷),第 144—163 页;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档案,打字稿,档案编号:E-1-2,共 18 页。

⑦ 周质平编译:《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第 49 页。另见胡适:《留学日记》(卷九),《胡适全集》(第 28 卷),第 83 页。

⑧ Kant's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Ethics,见台北“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档案,档案编号:HS-NK05-197-019,共 19 页,缺第 5 页。

谱中的胡适(1891—1927)》中认为胡适未读过洛克,^①曾引起江勇振先生的批评,^②我在2012年写的一篇《胡适与〈洛克的“政府论两篇”研究〉》中回应这个问题时,顺便考证了胡适《洛克的〈政府论两篇〉研究》的写作时间,认为此文应写于1914年下半年艾尔比教授的“哲学30:经验论与唯理论”课上,手稿上的教师评语应为艾尔比教授所写。当时我曾试图系统地考证一下胡适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时的这十几篇英文课业论文手稿的写作时间。周质平先生1998年出版的《胡适与韦莲司:情深五十年》一书附有一份胡适在康奈尔大学的成绩单;《康奈尔大学校刊》(*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Cornell University*)1910—1915各学年的“农学院公告”“文理学院公告”和“暑期班公告”中都有较为详细的课程大纲,江勇振先生在2011年出版的《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璧 1891—1917》)中也曾根据这些课程大纲对胡适在康奈尔大学的选课情况做过择要介绍;《胡适口述自传》和《留学日记》里也有一些对他在康奈尔大学选课情况的零星记录。这是我当时所能找到的全部材料。然而根据这几份材料,我们仍然难以考证出这些文章的具体写作时间,因为这些材料所提供的信息仍不够完整,且不同材料中的有关记载并不十分一致。

胡适这些课业论文手稿,对于我们研究其文学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要研究他的思想是怎样形成的,他在康奈尔大学留学时期所接受的文学和哲学教育对他后来的思想产生过怎样的影响,就需要从他的《留学日记》、读书笔记和早期论文中去寻找线索,当然,弄清这些手稿的写作时间,就成了无法绕过的一环。其次,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胡适全集》,囿于当时的编纂条件,收录的作品并不全面,仅未收的英文论著就多达两百余篇,且编年亦未经严格考证。待条件成熟时重编一套科学、完善的《胡适全集》,已成为学界共识。因此,考订这些文章的写作时间,对于将来重编《胡适全集》时进行作品编年,也具有重要意义。但上述几种材料之间的对应关系并不明确,尤其是不同材料中的部分记载信息缺失或互有抵牾时,我们就很难从中理出头绪。例如,周质平先生提供的成绩单中,胡适1910—1911学年选修的“英文1”和“德文1、2”两科,《康奈尔大学校刊》第一卷第2期“纽约州农学院冬季课程公告1910—11”^③和第二卷第4期“纽约州农学院公告1910—11”^④中均无记载;该成绩单1912—1913学年第一学期的“心理学1”,即胡适《留学日记》1912年10月1日所记的提区纳教授的心理课^⑤,也未出现在《康奈尔大学校刊》第三卷第12期“文理学院公告1912—13”^⑥中;《胡适口述自传》里记载他1912—1913年选修过政治系教授山姆·奥兹的美国政府和政党专题课,他在1912年9月30日《留学日记》里也有相应记载,^⑦但我们在这一年的《康奈尔大学校刊》“文理学院公告”中却找不到相关记录。所以我们无法确定周

① 邵建:《瞧,这人——日记、书信、年谱中的胡适》,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8—89、131—132、135页。

② 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第262—263页。

③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Cornell University*, vol. I, No. 2. New York State College of Agriculture Announcement of Winter Courses 1910—11. September, 1910.

④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Cornell University*, vol. II, No. 4. New York State College of Agriculture Announcement 1910—11. February 15, 1911.

⑤ 胡适:《留学日记》(卷二),《胡适全集》(第27卷),第201页。

⑥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Cornell University*, vol. III, No. 12. Announcement of the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1912—13.

⑦ 胡适:《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2页。另见胡适:《留学日记》(卷二),《胡适全集》(第27卷),第201页。

质平先生提供的成绩单中科目名称和课程编号能否与《康奈尔大学校刊》各卷中的课程大纲一一对应,而缺少这关键的一环,就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仅凭上述几种材料,难以作为考证这一问题的充分依据。

我的《胡适与〈洛克的“政府论两篇”研究〉》一文在 2014 年第 11 期《社会科学论坛》发表后,又引起了张书克博士的质疑,张书克博士在 2015 年第 4 期《胡适研究通讯》上撰文认为,《洛克的〈政府论两篇〉研究》是 1915 年下半年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杜威的“社会政治哲学”课上所写的作业,手稿上的教师评语应为杜威所写。^① 张书克博士是根据北京大学胡适藏书中《政府论两篇》英文版的购买时间,来判断《洛克的〈政府论两篇〉研究》的写作时间的,但他显然没有见过胡适这篇文章的英文手稿,手稿上的教师评语并非杜威的笔迹,因此不可能是杜威所写,该文当然也就不会是在杜威课上的作业。胡适在美国留学时所读之书,有的是从图书馆借阅的,有的是直接买来阅读的,也有的是先从图书馆借阅,后来又购买保存的,因此,仅凭胡适的购书时间,并不足以作为证明《洛克的〈政府论两篇〉研究》写作时间的充分证据。况且,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胡适档案里,也是把这篇文章编在康奈尔大学档案目录下的,并非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档案目录之下。由此,我更觉得有必要对胡适这些英文手稿的写作时间做个系统考证,否则,即便我们能够确定《洛克的〈政府论两篇〉研究》一文写于何时,而不能证明其他各篇的写作时间,也仍会产生此类聚讼不休的问题。

为此,我求助于康奈尔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郑力人教授的助手卡罗尔·阿特金森女士(Carole E. Atkinson),希望她能帮我查证相关信息。阿特金森女士给我传来了一份康奈尔大学 2014 年最新公布的胡适的“成绩单”(transcript)^②,这是胡适毕业一百周年时,康奈尔大学官方公布的“成绩单”,尽管它的部分记载与其他材料存有出入,但它却可以帮助我们确定周质平先生提供的成绩单与《康奈尔大学校刊》中的课程大纲之间的对应关系。其实,这份“成绩单”与其说是成绩单,不如说是胡适的选修课表,因为它虽然记录了各学年的选修科目、课程编号、课程名称及任课教授,却并没有公布各科成绩。该“成绩单”上还有一处明显的错误,它误把胡适 1911—1912 学年的选修课程记成了“1913—1913”年的,而把 1912—1913 学年的课程记成了“1911—1912”学年的。这个错误之所以显而易见,是因为胡适从 1910 年 9 月到康奈尔大学留学,直到 1911 年底,有三个学期在农学院读书,除英文和德文两科外,他主要选修的都是农学课程,而 1912 年春学期他就转到了文理学院,主要选修的则是文学和哲学课程,我们只要把该“成绩单”里的选修课程跟周质平先生提供的成绩单对照一下,就能发现这个差错。这个错误应该是工作人员录入时的失误导致的,原始成绩单中先左右后上下排列的 4 个学年,被当成先上下后左右的排列次序录入了。虽然康奈尔大学公布的这份“成绩单”所载信息仍需进一步考辨,但无论如何,它可以与周质平先生提供的成绩单和《康奈尔大学校刊》课程大纲中的相关记载相互参证,使我们能够充分了解胡适在康奈尔大学时的选课情况,也使我们进一步考证胡适课业论文手稿的写作时间成为可能。

^① 张书克:《也谈胡适 A Study of Locke's "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 一文的写作时间》,载《胡适研究通讯》2015 年第 4 期。

^② 见康奈尔大学图书馆官方网站 <http://rnc.library.cornell.edu/hushih/HuShihTranscript.pdf>。

二

上述几种材料中记载的信息各有特点,也各有诸多需要考辨之处。第一,周质平先生提供的成绩单为康奈尔大学的原始档案影印件,其真实性不容怀疑,但由于它没有记载课程名称,我们无法判断其中各科目与《康奈尔大学校刊》课程大纲中的课程名称及课程简介之间的对应关系。第二,胡适《留学日记》中的相关记载都是上课当天所记,内容完全可信,但信息量太少,能够提供的数据十分有限。第三,《康奈尔大学校刊》中各学年的课程大纲,对各科目课程名称、任课教师、课时(学分)以及课程内容都做了简明的介绍,但其中的部分信息与胡适《留学日记》里的记载不一致,因而也就无法与周质平先生提供的成绩单完全对应。第四,康奈尔大学2014年最新公布的胡适“成绩单”是时隔多年以后整理发布的,虽然比较直观地列出了科目名称、课程编号、课程名称和任课教师等信息,但其中有多科课程名称和任课教师不仅与《康奈尔大学校刊》中的记载不相符,与胡适《留学日记》中的记载也不能吻合。第五,江勇振先生在《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璧 1891—1917》)中曾对相关问题做过一些考证,但江先生对部分材料的引述与原始材料本身也存有一定的出入,因而也不能不加辨析地予以采信。尽管上述材料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经过仔细比较这些材料,我们仍可考证出胡适在康奈尔大学选课情况的完整信息。

为方便起见,我们先来比较一下周质平先生提供的成绩单与康奈尔大学最新公布的这份“成绩单”。周质平先生提供的成绩单原始表格是由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印制的,左侧为印刷体的公共选修课、通识课程和农专业课程的科目名称,右侧手写的则是胡适各学期所选的科目、学分和成绩。他1912年春学期转入文理学院后,分数也记录在这张成绩单上。据《胡适口述自传》记载,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规定,“每个学生必须完成至少一个‘学科程序’才成毕业”,一个“学科程序”为20学分,到他毕业时,“已完成了三个‘程序’:哲学和心理学,英国文学,政治和经济学”,^①其中至少有两个“学科程序”在1913年春学期已修完,因而他得以提前进入赛基哲学学院读研究生。1913年秋季学期至1915年他读的主要是研究生课程;但根据康奈尔大学的学制,他要到1914年2月才取得学士学位,6月才正式毕业。^②康奈尔大学公布的“成绩单”就是按照他1914年毕业,到2014年正好一百周年计算的。他读研究生时的成绩也都记载在周质平先生提供的这份成绩单上,1914—1915年的成绩被记在“1911年暑期班”下方空白处。现将该成绩单直接按原表格式翻译如下(见表一)。^③

这份成绩单第一行第二列“11—17, 1892”应为胡适生日,但记载有误,实为1891年12月17日;第二行中的容揆系容闳之弟,时任清政府驻美公使馆学监,负责庚款留学生的监管工作,胡适1911年6月6日《留学日记》里有“作书与容揆监督”的记载^④。左侧印刷体栏目中,除“4a. 初级德文”和“4b. 高级德文”后面的两个“OK”与胡适有关外,其他信息均与他无关。右侧两大列记载的则是胡适在康奈尔大学5个学年的成绩,所记科目和成绩均为手写。其中,左列最后一行影印缺损;

① 胡适:《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第49—50页。

② 胡适:《留学日记》(卷四),见《胡适全集》(第27卷),第334—335页。

③ 原成绩单见周质平:《胡适与韦莲司:情深五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2—13页。

④ 胡适:《留学日记》(卷一),见《胡适全集》(第27卷),第145页。

表一 胡适在康奈尔大学的成绩单

胡 适			中国,上海			11-17			授予学士学位			毕业于			I. ×						
						1892			2/4/14			1913-14			II. ×						
															III.						
															IV. ×						
父亲或监护人姓名地址: 容揆,华盛顿特区中国大使馆											最后就读学院:研究生院 1914-15										
科 目			单 位	分 数	科 目			编 号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科 目			编 号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学 分	学 分					学 分	学 分					
									分 数	分 数					分 数	分 数					
1.英文 A B			3		英文			1	4	80	4	88	地质学			1	3	75			
2a.希腊语法			2		植物学			1	3	82	1	80	化学			6	5	85			
2b.色诺芬				生物学			1	3	75	3	82	植物生理学			7	4	77				
2c.希腊语作文			1		德文			1,2	6	90	5	80	果树栽培学			1	3	76			
2d.荷马				植物学			2			2	64	英文			2		3	86			
3a.拉丁语法			2		气象学			1			3	70	英文			38b		3	83		
3b.凯撒							1911 年暑期班						政治学			51		5	75		
3c.拉丁语散文作文			1		化学			A	6	73				哲学			3		3	85	
3d.西塞罗							1914-1915						哲学			6		3	78		
3e.维吉尔			1		哲学			30	3	OK				哲学			8		86 ? ^①		
4a.初级德文			2	OK	历史学			75	1	OK				1912 年暑期班							
4b.高级德文			1	OK	哲学			31			3	OK	演讲			A	5/2	87			
5a.初级法文			2		政治学			88			2	P	历史学			C	5/2	70			
5b.高级法文			1		政治学			88			②	P	历史学			D	5/2	80			
6a.初级西班牙文			2		体育(Gym)						-	-	--	财政学			F	5/2	77		
6b.高级西班牙文			1											1913 年暑期班							
7.古代史					心理学			1	3	92				教育学			B	5/2	85		
8.现代史					哲学			4	3	76				演讲与阅读			C	3/1	94		
9.美国史,公民教育					哲学			5	3	90	3	85	英文			K	5/2	94			
10.英国历史					政治学			62	2	88				哲学			19	2	90		
11.初等代数 A			1		政治学			53a	3	82				哲学			20	2	90		
12.初等代数 B			1/2		建筑学			30	1	65				哲学			26	3	--		
13.高等代数			1/2		法文			1			6	80	政治学			87	3	85	3	OK	
14.平面几何			1		英文			41			3	96	英文			52	3	OK			
15.立体几何			1/2		英文			52			3	88	哲学			37	2	--			
16.平面三角			1/2		政治学			53b			3	85	哲学			16		1	78		
17.物理学			1		体育(Gym)			5/22/13 ?			○	90	哲学			21		2	OK		
18.化学			1		体育(Gym)			(年份不清晰)			○	90	历史学			71		1	OK		
19.植物学			1		体育(Gym)						○	80									
20.脊椎动物学			1/2																		
20a.无脊椎动物学			1/2																		
21.生物学			1																		
22.自然地理学			1																		
23.农学																					
24.(影印缺损)																					

① “哲学 8”这里未记学分,分数记载在学分栏下,且字迹不清晰。

中间一大列“科目”下第 14、15 行,即 1914—1915 学年两门“政治学 88”,“分数”一栏为“P”,成绩单后面的备注说明是“Pass”;最后三行“体育”科目旁记有一个日期,但影印件年份不清晰,康奈尔大学的“体育”科目分为 Gym(Gymnastic)和 P.T.(Physical Training),这里所记的是 Gym 的成绩,P.T.的成绩则被登记在第二页的附加信息里;右侧科目下的第 10 行“哲学 8”分数被记在“学分”栏中,且笔迹较模糊,而“分数”一栏则为空白。其他各栏目均清晰可辨。成绩单第二页上附有下列备注信息:一、“1910 年 9 月 22 日,由农学院录取”;二、“1911 年 7 月 31 日,增选暑期班课程‘OK’”,“1912 年 2 月 19 日,由农学院转入文理学院”,“1912 年 10 月 1 日,同意增选‘建筑学 30’”;三、1913 年 5 月 6 日,“体育(P.T.)毕业成绩‘OK’”;四、“1914 年 2 月 4 日,授予学士学位”;五、“1913 年 9 月 25 日,被研究生院录取”。下面还有文理学院、研究生院、暑期班、农学院各学期的注册记录,以及对整个成绩档案的备注说明。

该成绩单对胡适各科成绩的记载较为详尽,不足之处在于,我们不知道那些科目究竟是什么课程。例如,他 5 年中选修的英文共 6 科、哲学 14 科,每科都应该有具体的课程名称,这张成绩单却未能反映出这一点。其他科目亦然。但康奈尔大学 2014 年最新公布的“成绩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不足。现将这份“成绩单”上的学年次序错误纠正后,按原表格式翻译如下(见表二)。

表二 康奈尔大学 2014 年公布的胡适“成绩单”

时 间	科 目	编号	课程名称	教 授
1910—1911	英文	1	入门	斯特伦克
	植物学	1	植物的普通比较形态学和生理学	阿特金森
	生物学	1	普通生物学	倪丹/康斯托克
	德文	1	基础德文	斯塔夫
	德文	2	第二学期德文	斯塔夫
	植物学	2	高等植物的特殊形态学、分类学与生态学	罗利
	气象学	1	气象学与气候学	W.威尔逊
1911 年暑期班	化学	A	无机化学入门	布朗/萨瑟兰
1911—1912 ^①	地质学	1	动力地质学	冯·恩格林
	化学	6	定性和定量分析	
	植物生理学	7	普通植物生理学	克努森
	果树栽培学	1	初级果树栽培学	C.威尔逊
	英文	2	19 世纪散文	
	英文	38b	18 世纪诗歌	门罗
	政治学	51	经济学入门	卡默勒
	哲学	3	逻辑学	克雷登/炯司
	哲学	6	道德观念及其实践	梯利
	哲学	8	文艺复兴	哈蒙
1912 年暑期班	演讲	A	演讲	艾弗雷特
	历史学	C	大英帝国发展史	达奇尔
	历史学	D	拿破仑时代	达奇尔
	政治学	F	财政学	卡默勒
1912—1913 ^②	心理学	1	哲学入门	梯利/炯司

① 原表误为 1913—1913。

② 原表误为 1911—1912。

	哲学	4	艺术:哲学与历史概论	哈蒙
	哲学	5	伦理学	梯利/炯司
	哲学	7	文艺复兴	哈蒙
	政治学	62	企业管理原理	精琪
	政治学	53a	政治制度	精琪
	建筑学	30	意大利艺术史	古特塞尔
	法文	1	初级法文	斯塔夫
	英文	41	1642 年的戏剧	亚当斯
	英文	52	维多利亚时代的诗歌	诺瑟普
	政治学	53b	比较政治学	精琪
1913 年暑期班	教育学	B	教育学史	德加谟
	公开演讲	C	即兴演讲	艾弗雷特
	英文	K	莎士比亚的悲剧	亚当斯
1913—1914	哲学	19	近代哲学问题的发展	克雷登
	哲学	20	伦理学史:古代、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	哈蒙
	哲学	26	伦理学进阶	梯利
	政治学	87	经济理论史	精琪
	英文	52	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	诺瑟普
	哲学	37	伦理学讨论课	梯利
	哲学	16	德国哲学选读	哈蒙
	哲学	21	伦理学进阶	梯利
	历史学	71	历史的辅助科学	布尔
1914—1915	哲学	30	经验论与唯理论	艾尔比
	历史学	75	历史学的方法	布尔
	哲学	31	康德的批判哲学	艾尔比
	政治学	88	价值与分配	约翰逊

以上表一和表二的差别显而易见。表一标明了每学期选修科目,表二只标明了各学年的科目;在“科目”一栏里,稍有不同的是,1912 年暑期班课程中,表二所记的“政治学 F”,课程名称为“财政学”,在表一的“科目”下被直接记录为“财政学”;表二里的 1913 年暑期班课程“公共演讲”,在表一里被记录为“演讲与阅读”。其他的细微差别还有:1910—1911 学年的“英文 1”“植物学 1”“生物学 1”“德文 1、2”及 1912—1913 学年的“哲学 5”、1913—1914 学年的“政治学 87”均为一学年的课程,表一中成绩被分别记在两个学期下面,表二则每科各记一次(“德文 1、2”因课程名称不同而被记为两科);表一中 1914—1915 学年第二学期的“政治学 88”记了两次,表二则记了一次;表一里的“体育”科目也未体现在表二中。除了这几处差别,别的科目名称和课程编号均完全一致,两表中的其他信息则可形成互补。需要指出的是,根据《胡适口述自传》记载,他在农学院读书时就曾选修过克雷登教授开的“哲学史”^①,这门课没有体现在表二中,江勇振先生认为这可能是胡适旁听的一门课^②;另据《留学日记》,1911 年 10 月至 1912 年 12 月,他旁听过康福教授的《圣经》课^③,1912 年秋

① 胡适:《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第 48 页。

② 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璧 1891—1917),第 188—189 页。

③ 胡适:《留学日记》(卷一、卷二),见《胡适全集》(第 27 卷),第 188、190、192、206、210、213、219、222、225、228、232 页。另参见胡适:《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第 39 页。

学期还旁听过布尔教授的“中古史”^①，但这类旁听的课程均无成绩记载。

然而，当我们对照表二中的任课教师信息与胡适《留学日记》里的相关记载时，我们还会发现一些不同。例如 1912—1913 学年第一学期的“建筑学 30”，表二中课程名称为“意大利艺术史”，任课教师为古特塞尔教授，《留学日记》则记为“美术史”，任课教师是布劳纳教授；同一学期的“心理学 1”，表二中课程名称为“哲学入门”，任课教师为梯利教授^②和时任哲学讲师的炯司先生，《留学日记》中的记载却是提区纳教授。《留学日记》里的课程名和任课教师均为上课当日所记，当然不会有误，况且，胡适还曾对任课教师做过简单介绍，他在 1912 年 9 月 27 日日记里说：“美术史一科甚有趣。教师 Brauner 先生工油画，讲授时以投影灯照古代名画以证之。”10 月 1 日又记：“上课：心理学。第一课讲师 Prof. Titchener 为心理学巨子之一，所著书各国争译之。”^③我们下文再讨论“美术史”和“意大利艺术史”这两个课程名称，但显然表二记载的这两科任课教师并不准确；此外，“心理学 1”科目下的“哲学入门”这个课程名称也颇令人费解。江勇振先生说“心理学 1”是“提区纳教授跟另外几位教授合教的”，^④胡适自己也说第一课教师是提区纳教授，这意味着该课程还有其他教师授课，然而即便是几位教师合开的课，也应该是提区纳教授与时任康奈尔哲学系心理学助理教授的韦尔德、博林、福斯特以及讲师鲁克米希^⑤等人合开的，而不可能是哲学教授梯利和炯司先生。

胡适在美国留学 7 年，《留学日记》只记了 5 年左右，缺 1910 年 8 月至 12 月、1911 年 11 月至 1912 年 8 月的内容，1913 年 1 月至 9 月间也只记了 4 月份的一篇日记，他在康奈尔大学 5 年，日记大约只记了 3 年。这 3 年的日记里，提到选修课程和任课教师等内容的，只有 1911 年 2—10 月中的少数几处。1911 年 2 月 15 日和 8 月 29 日日记提到气象学教授威尔逊、6 月 1 日提到生物学教授倪丹先生，^⑥均与表二中的记载一致。9 月 30 日记“上课。听 Prof. Strunk 讲‘Tintern Abbey’甚有味”，10 月 2 日又记“听 Prof. Northup 讲英文，谓欲作佳文，须多读书”。^⑦这里的斯特伦克教授 (Prof. Strunk) 即表二中 1910—1911 学年给他上过两个学期“英文 1：入门”的那位教师，而诺瑟普教授 (Prof. Northup) 在表二中并没有提到。斯特伦克教授这节课讲的是 18—19 世纪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诗歌《丁登寺旁》(Tintern Abbey)；根据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的课程大纲，诺瑟普时任英文系助理教授，胡适日记中记载他讲的并非诗，而是文。那么，对照表一和表二，这两门课就应该是“英文 38b：18 世纪诗歌”和“英文 2：19 世纪散文”。10 月 6 日胡适又记：“自今日为始，辍读演说及英文诗二课，而留英文散文一科。”^⑧他这几个月日记里的日期旁边都注明了星期几，10 月 6 日还曾

① 胡适：《留学日记》(卷二)，见《胡适全集》(第 27 卷)，第 200 页。

② Frank Thilly 中文译名众多，极易混淆。胡适在《留学日记》里译为“狄莱”，见《胡适全集》(第 27 卷)，第 554 页；唐德刚在《胡适口述自传》里译为“索莱”，见《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第 61 页；江勇振在《舍我其谁：胡适》里译为“狄理”，见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璧 1891—1917)，第 188、257 页。Frank Thilly 的巨著《西方哲学史》中译本出版时，他的名字被译为“梯利”，这个译名也最为中国读者所熟悉。见梯利著、伍德增补：《西方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年。

③ 胡适：《留学日记》(卷二)，见《胡适全集》(第 27 卷)，第 200、201 页。

④ 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璧 1891—1917)，第 257 页。

⑤ Cornell University Sage School of Philosophy, in *The Philosophy Review*, Edited by J.E. Creighton, Vol. XXI.6, Whole No. 126, November, 1912, p. 2.

⑥ 胡适：《留学日记》(卷一)，见《胡适全集》(第 27 卷)，第 112、175、144 页。

⑦ 胡适：《留学日记》(卷一)，见《胡适全集》(第 27 卷)，第 184、185 页。

⑧ 胡适：《留学日记》(卷一)，见《胡适全集》(第 27 卷)，第 186 页。

记“今日为中秋节”，对照 1911 年的日历，他所记载的日期并没有错，这说明他的日记是原始记载，出版时并未调整过日期，况且他也没有必要对这些日记的日期进行调整。1911 年 9、10 月份是胡适进入康奈尔大学的第三个学期，然而根据表一，这学期他并没有选修英文课，表一中“英文 2”和“英文 38b”均被登记在 1912 年春学期，与日记所记不吻合。根据表二，“英文 38b”的任课教师是门罗博士，而非斯特伦克教授。那么，合理的解释就是，胡适在 1911 年秋学期本来选修了斯特伦克教授的“英文诗”和诺瑟普助理教授的“英文散文”，后来由于课业太重，便放弃了斯特伦克教授的“英文诗”，1912 年春学期又续修了门罗博士的“英文 38b:18 世纪诗歌”，而诺瑟普助理教授的“英文散文”应该就是“英文 2:19 世纪散文”，这门课是胡适 1911 年秋学期开始选修的，但表一中仅登记了 1912 年春学期的成绩。江勇振先生在《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璧 1891—1917）中把这两门课记在 1912 年第二学期，即 1912 年秋学期，应未及辨正周质平先生提供的成绩单和胡适《留学日记》中的相关记载。

胡适 1911 年的日记仅记到 10 月 30 日，且内容极为简单，无法为我们提供更为详尽的信息。康奈尔大学胡适选课情况的原始档案已很难查找，除上述材料外，唯一可以参考的资料，就是《康奈尔大学校刊》中各学年的课程大纲了。《康奈尔大学校刊》恰好是在胡适入学的那一年（1910 年）创刊的，主要发布学校的通知、各院系的通知和课程公告、暑期班课程公告、入学和获得奖学金的试卷范本，以及各种奖学金的介绍等内容，各学院每年都有 1—2 期专刊。各学院专刊上的课程大纲中，均列出了全校公选课和本学院专业课科目名称、课程编号、课程名称、课时（学分）、任课教师，以及对课程内容和必读书目的简单介绍。其中，公选课为不同院系所开，例如英文课，就是由文理学院开设的，但全校学生都可以选修，因此这些课程在各学院的专刊上都是相同的；另外一些相对专业的课程，只有部分相关院系的学生可以选修，例如建筑学院的某些专业课，只有建筑学院和土木工程学院的学生可以选，其他学院的学生若要选修该课程，则须得到所在学院的同意并备案，才能取得学分；再如胡适 1911 年 10 月 2 日日记中曾记载：“经济学第一课宣言农学院二年级生不许习此课，以人太多故也。”^①当然还有一些只有高年级学生才能选修的课程，低年级的学生不能选修。在《康奈尔大学校刊》创刊最初两年，各学院专刊的编辑体例还不够统一，发布的课程信息也不全面，如农学院 1910 年 9 月和 1911 年 2 月发布的课程大纲里就未列出英文和德文课程，直到 1911 年 10 月发布的课程大纲里才补充了这两门课，但这两门课都是由文理学院开设的，我们可以从同一年的文理学院课程大纲中去获取相关信息。由于每年都会有教师调动、休假、退休或其他特殊情况，各学院每学年都会对部分课程进行调整，因此每学年发布的课程名称和编号都会有一些变化。了解这些情况，我们在比较《康奈尔大学校刊》课程大纲中的信息与表一、表二及胡适《留学日记》中的相关记载时，才能不出差错。

由于胡适 1910—1911 年选修的农学课程与本文考证的问题无关，我们这里不作探讨，表二中的记载与《康奈尔大学校刊》中的课程大纲不符的，我们将在数据汇总时直接纠正，不再另作说明；表二中的记载与胡适《留学日记》和《康奈尔大学校刊》中的课程大纲一致的，也无需讨论。以下需要着重辨析的，是上述几种材料中记载不一致的地方，以期求得胡适在康奈尔大学选课情况的完整

① 胡适：《留学日记》（卷一），见《胡适全集》（第 27 卷），第 184—185 页。

信息。确定了胡适在康奈尔大学各学期的选修课程,我们才能根据课程大纲中的说明和必读书目等信息,并结合《留学日记》里的记载,来考订他那些课业论文手稿的写作时间。

三

现在我们来逐年考订胡适 1910—1915 年各学期的选修课程。

首先是 1910—1911 学年的“英文 1”和“德文 1、2”两科。如前所述,本学年胡适在康奈尔大学农学院读书。根据表一,这两科都是一学年的课程;表二则注明“英文 1”课程名称是“入门”,任课教授是斯特伦克,“德文 1、2”分别为“初级德文”和“第二学期德文”,任课教授都是斯塔夫。虽然 1910 年 9 月和 1911 年 2 月出版的《康奈尔大学校刊》农学院课程大纲中均未列出这两科的课程名称和介绍,但由于这两科都是文理学院开的公选课,我们从 1910 年 5 月出版的“文理学院课程说明 1910—11”中可以找到完整记载:“英文 1”为“入门课程”,任课教师为斯特伦克教授和助理教授普莱斯考特、亚当斯等人;表二中“德文 1、2”的课程名称无误,但“德文 1”任课教师为蒲柏助理教授、辛内克尔先生和安德鲁斯博士,“德文 2”任课教师为辛内克尔先生、安德鲁斯博士和助理教授波希等人。^① 江勇振先生在《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璧 1891—1917)中介绍这两门课时,用的是 1912 学年度的课程大纲,^②内容与 1910 年的课程说明稍有不同。

1911—1912 学年度,根据表一,他在 1912 年春学期选了“英文 2”“英文 38b”“政治学 51”“哲学 3”“哲学 6”“哲学 8”等 6 门课。根据表二,“英文 2”为“19 世纪散文”,任课教师不详;“英文 38b”为“18 世纪诗歌”,任课教师为门罗博士;“政治学 51”为“经济学入门”,教师为卡默勒教授;“哲学 3”为“逻辑学”,教师为克雷登教授和炯司先生;“哲学 6”为“道德观念及其实践”,教师为梯利教授;“哲学 8”为“文艺复兴”,教师为哈蒙教授。前文已经说过,根据《留学日记》,“英文诗”和“英文散文”本为 1911 年秋学期所选,但由于这学期“每日俱有实验课”,时间“竟不暇给”,所以“辍读演说及英文诗二课,而留英文散文一科”。^③ 根据文理学院 1911—1912 学年的课程大纲,“英文 2:19 世纪散文”为一学年课程,由助理教授亚当斯、柯克先生和皮克博士合开,^④尽管课程大纲中未提到诺瑟普助理教授,但根据胡适日记,诺瑟普显然也讲授过其中部分内容。这门课每学期 3 学分,胡适只拿到了 1912 年春学期的学分,至于 1911 年秋学期的这门课他是否也没修完,则不得而知。“英文 38b:18 世纪诗歌”也是一学年的课程,胡适放弃了 1911 年秋学期斯特伦克教授的课,1912 年春学期又续修了门罗博士的同一门课。

1912 年春学期胡适已转入文理学院,根据《康奈尔大学校刊》“文理学院课程说明 1911—12”,这学期的“政治学 51:经济学入门”任课教师为威尔科克斯教授,而非卡默勒教授;表二中“哲学 3:

^①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Cornell University*, vol. I, No. A.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Courses of Instruction 1910—1911. May, 1910, p. 8, p. 17.

^② 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璧 1891—1917),第 180 页,注释④。

^③ 胡适:《留学日记》(卷一),见《胡适全集》(第 27 卷),第 186 页。

^④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Cornell University*, vol. II, No. 12.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Courses of Instruction 1911—1912. June 15, 1911, p. 18.

逻辑学”无误；“哲学 6:道德观念及其实践”为梯利教授和炯司先生合开的课，而不是表二记载的梯利教授一人所开；“哲学 8”也并非表二中哈蒙教授的“文艺复兴”，而是艾尔比教授的“19 世纪哲学和文学的关系”。^① 艾尔比教授的这门课只有 1 学分，但表一中没有记学分，分数记录也不够清晰。表二中 1911—1912 学年的课程记录应该是根据“文理学院公告 1912—13”整理的，因为“文理学院公告 1912—13”中的各科课程名称和任课教师均与表二相同，表二之所以把胡适 1911—1912 学年的课程记成了“1913—1913”学年，显然也跟它用错了文献有关。那么，表二采用“文理学院公告 1912—13”中的数据来记载胡适 1911—1912 学年的课程，除了它记错了年份、用错了文献外，是否还有另一种可能，即 1911 年 6 月 15 日《康奈尔大学校刊》发布了“文理学院课程说明 1911—12”之后，到 9 月份开学前文理学院又对课程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课程大纲刊登在“文理学院公告 1912—13”上了？因为接下来的 1912—1913 学年的课程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但这个假设并不成立，因为表一中有一条数据可以帮助我们确定 1911—1912 学年用的就是“文理学院课程说明 1911—12”中的课程大纲，而非“文理学院公告 1912—13”中的课程大纲。这条数据就是，表一记载的“政治学 51”为 5 学分，跟“文理学院课程说明 1911—12”中威尔科克斯教授的这门课完全相符；而在“文理学院公告 1912—13”中，卡默勒教授则计划开设两门“经济学入门”课，一门是“政治学 51a:经济学入门”，这是一学年的课程，每学期 3 学分，另一门是“政治学 51b:经济学入门”，这是第一学期的课程，5 学分。^② 胡适选的“政治学 51”虽然与卡默勒教授的后一门课学分数相同，但却是 1911—1912 学年第二学期选修的课，时间上与卡默勒教授的课程计划不吻合。因此表二中 1911—1912 学年的课程记载并不准确。事实上，“文理学院公告 1912—13”中卡默勒教授的这个课程计划后来并未执行，1912 年 9 月开学前，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修改了课程大纲，卡默勒教授的这两门课并没有出现在修改后的课程公告中。若不辨清这些问题，我们就不仅会误以为“英文 2:19 世纪散文”只是 1912 年春学期的课，也会误以为“哲学 8”就是哈蒙教授的“文艺复兴”，因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它与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的关系。江勇振先生根据周质平先生提供的成绩单和《康奈尔大学校刊》“文理学院课程说明 1911—12”中的课程大纲来介绍胡适 1911—1912 学年第二学期的哲学课程时，却把它说成了 1911 年春天的课程，并且漏掉了“哲学 8”这门课。^③

1912 年暑期班胡适共选了 4 门课，根据表一，分别是“演讲 A”“历史学 C”“历史学 D”“财政学 F”。根据表二，“演讲 A”为“公共演讲”；“历史学 C”为“大英帝国发展史”；“历史学 D”为“拿破仑时代”；表一中的“财政学 F”，表二则记为“政治学 F:财政学”。根据《康奈尔大学校刊》1912 年暑期班公告，表一和表二中的“演讲 A”“历史学 C”和“历史学 D”均无误，但表一和表二所记的“财政学 F”均不准确，应为“经济与社会学 F:财政与税收”，这门课是卡默勒教授所开。^④

①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Cornell University*, vol. II, No.12.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Courses of Instruction 1911—12. June 15, 1911. pp.18, 19, 23, 24, 37.

②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Cornell University*, vol. II, No.12.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Courses of Instruction 1911—1912. June 15, 1911. p.37.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Cornell University*, vol. III, No.12. Announcement of the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1912—13. June 15, 1912. p.31.

③ 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璧 1891—1917），第 256—257 页。

④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Cornell University*, vol. III, No.7. Announcement of the Twenty—first Summer Session July 6 — August 16, 1912. April 1, 1912. pp.23—24.

1912—1913 学年的课程,各种资料记载不合之处甚多,需要小心辨正。根据表一,1912 年秋学期胡适选修了“心理学 1”“哲学 4”“哲学 5”“哲学 7”“政治学 62”“政治学 53a”以及“建筑学 30”等 7 门课,1913 年春学期继续选了“哲学 5”和“法文 1”“英文 41”“英文 52”“政治学 53b”等 5 门课,其中,“哲学 5”是一学年的课程。根据表二,“心理学 1”为梯利教授和炯司先生合开的“哲学入门”,“哲学 4”为哈蒙教授的“艺术:哲学与历史概论”,“哲学 5”为梯利教授和炯司先生合开的“伦理学”,“哲学 7:文艺复兴”也是哈蒙教授开的,“政治学 62:企业管理原理”和“政治学 53a:政治制度”两门都是精琪教授的课,“建筑学 30”是古特塞尔教授开的“意大利艺术史”,“法文 1”是斯塔夫教授的“初级法文”,“英文 41”是亚当斯助理教授的“1642 年的戏剧”,“英文 52”是诺瑟普助理教授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诗歌”,“政治学 53b”又是精琪教授开的“比较政治学”。

参照《康奈尔大学校刊》“文理学院公告 1912—13”中的记载,情况就变得相当复杂:第一,这学年没有“心理学 1”这门课,也没有梯利教授和炯司先生合开的“哲学入门”;第二,“哲学 4”与表二相符;第三,“哲学 5”为克雷登教授的“哲学史”,而不是表二所记的“伦理学”;第四,“哲学 7”为梯利教授与炯司先生合开的“伦理学”,而不是哈蒙教授的“文艺复兴”;第五,“政治学 62”和“政治学 53a”与表二相符;第六,“建筑学 30”不在“文理学院公告 1912—13”中,应为跨院系选修课,表一后面的备注页中记有 1912 年 10 月 1 日学院同意选修的备案信息,参考同年的建筑学院课程公告,这门课应为菲尔普斯助理教授所开的“绘画与雕塑史”^①,而非古特塞尔教授的“意大利艺术史”;第七,“法文 1”课程并未刊登在各学院的课程公告中,而是刊登在《康奈尔大学校刊》“学校综合通知”里,^②根据《胡适口述自传》记载,他的法文老师就是给他讲《圣经》课的康福教授,^③而非表二中的斯塔夫教授。第八,“英文 41”“英文 52”和“政治学 53b”均与表二相符。^④然而根据《留学日记》,胡适提到的 1912 年秋学期选修课程中,仅“哲学史”、“美术哲学”和“伦理学”与上述记录相符,但均未记任课教师,“美术哲学”应该就是哈蒙教授的“艺术:哲学与历史概论”,而其他课程要么他没有提到,要么所记与表二和“文理学院公告 1912—13”中的记载均不相符。《留学日记》里提到布劳纳先生的“美术史”课程、提区纳教授的“心理学”课程,以及“美国政治”和“美国政党”两科(《胡适口述自传》中曾详细介绍过,这两科的任课教师为康奈尔大学政治系 1912 年新聘的山姆·奥兹教授)^⑤,然而这几门课程都没有出现在表二和“文理学院公告 1912—13”中,可见这两份材料中的记载都不准确。

之所以会出现表二、“文理学院公告 1912—13”和《留学日记》三种材料中的记载均不相符的情况,是因为 1912 年 6 月 15 日出版的《康奈尔大学校刊》发布了“文理学院公告 1912—13”之后,到 9 月份开学前,文理学院又修改了这学年的课程大纲,原本哲学系的哲学和心理学课程是合在一起编号的,这时被分开编号,政治系也对课程大纲进行了调整。但调整后的大纲并未在 1912 年秋学期

^①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Cornell University*, vol. III, No.6. Announcement of the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1912—13, March 15, 1912, p.13.

^②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Cornell University*, vol. III, No.1. General Circular of Information 1912—13. January 1, 1912, p.11.

^③ 胡适:《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第 49 页。

^④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Cornell University*, vol. III, No.12. Announcement of the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1912—13. June 15, 1912, pp.20, 21, 32, 33, 17, 18.

^⑤ 胡适:《留学日记》(卷二),见《胡适全集》(第 27 卷),第 200、201 页。胡适:《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第 42 页。

重新发布,而是在 1913 年 5 月 15 日出版《康奈尔大学校刊》“文理学院公告 1913—14”的同时,又出版了一份增刊,1912—1913 学年的课程大纲即发布在这份增刊中,增刊内容与“文理学院公告 1913—14”相同。也就是说,1912—1913 学年实际开设的课程,跟下一学年的大纲是相同的,而当年的大纲则被废弃不用了。那么,根据“文理学院公告 1913—14”增刊,前一学年各科的编号和名称就应该是:“心理学 1:基础心理学”,教师为提区纳教授和助理教授韦尔德、鲁克米希、博宁、福斯特;“哲学 4”仍为哈蒙教授的“艺术:哲学与历史概论”;“哲学 5”为克雷登教授的“哲学史”;“哲学 7”为梯利教授的“伦理学”;“政治学 62”是金伯尔教授的“企业管理”;“政治学 53a”是□□教授和塞比助理教授合开的“政治制度”(主讲教授临时空缺);“建筑学 30”这门课在“建筑学院公告 1912—13”中教师为菲尔普斯助理教授,《留学日记》中则记为布劳纳教授,参照康奈尔大学当时的大多数课程情况,助理教授较少单独开课,一般都是和其他教授合开的,那么,这门课就只能理解为由布劳纳教授和菲尔普斯助理教授合开的课,胡适只记了第一节课的任课教师;“法文 1”已经说过,不赘;“英文 41”和“英文 52”均无变化;“政治学 53b:比较政治学”是“政治学 53a:政治制度”的延续,任课教师仍是□□教授和塞比助理教授。^①

然而,在“文理学院公告 1913—14”增刊中仍未见《留学日记》和《胡适口述自传》里提到的山姆·奥兹教授的“美国政治”和“美国政党”课;在表二和被废弃的“文理学院公告 1912—13”中,“政治学 53a”“政治学 53b”和“政治学 62”都是精琪教授的课,但在“文理学院公告 1913—14”中,“政治学 62:企业管理”任课教师变成了金伯尔教授,而“政治学 53a:政治制度”和“政治学 53b:比较政治学”主讲教授均临时空缺,只有助理教授塞比的名字。据江勇振先生《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璧 1891—1917)中介绍,政治学这几门课原本预定是由精琪教授开的,但精琪教授 1912 年转到纽约大学任教,于是康奈尔大学就在该年秋天新聘了山姆·奥兹教授来担任精琪教授的课。^②问题在于,既然 1912 年 9 月康奈尔大学就已延聘山姆·奥兹教授担任精琪教授的课,为何 1913 年 5 月出版的《康奈尔大学校刊》“文理学院公告 1913—14”中却没有列出任课教师?对此,合理的解释应该是,根据《胡适口述自传》中的介绍,山姆·奥兹教授原为克里弗兰市的一位革新派律师,他此前并未在大学里任教,尽管胡适认为他“是我平生所遇到的最好的教授之一”^③,但在 1913 年 5 月,康奈尔大学可能尚未决定下一学年是否继续延聘山姆·奥兹教授,1912—1913 学年他应该还处于试教阶段,所以暂未被列入“文理学院公告 1913—14”教授名单。直到 1914—1915 学年,他的名字才被写进课程大纲,主讲“政治学 60:美国政党制度”“政治学 54b:国家行政管理”“政治学 78b:宪政”等课程,1915—1916 学年“政治学 53a:政治制度”“政治学 53b:比较政治学”也是他教的。在“文理学院公告 1913—14”中,“美国政党制度”的科目编号是“政治学 61a”,和同年的“政治学 53a”“政治学 53b”一样,教师也显示为空缺。这几门原为精琪教授承担,又因其调离而显示主讲教授空缺的课程,后来都是由山姆·奥兹教授承担的。

江勇振先生说他不能确定 1912 年秋学期“政治学 53a”和“政治学 62”究竟是精琪教授的课还

^①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Cornell University*, vol. IV, No. 11. Announcement of the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1913—14, Supplement, May 15, 1913. pp. 23, 20, 32, 31.

^② 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璧 1891—1917),第 252—256 页。

^③ 胡适:《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第 42 页。

是山姆·奥兹教授的课,他只是假定这两门课都是山姆·奥兹教授教的,“政治学 62”就是后来的“政治学 60:美国政党制度”。而我找到一条证据,可以证明江勇振先生的这个假定能够成立,只是山姆·奥兹教授的“美国政党制度”在 1912 年秋学期的对应科目应为“政治学 61a”。在表一中,“政治学 62”为 2 学分,“政治学 53a”和“政治学 53b”均为 3 学分;在“文理学院公告 1912—13”中,精琪教授的“政治学 53a:政治制度”“政治学 53b:比较政治学”和“政治学 62:企业管理原理”则都是 3 学分,这至少可以证明胡适成绩单中的“政治学 62”不是精琪教授教的,精琪教授的名字也没有出现在 1913 年 5 月发布的课程大纲中,这说明 1912—1913 学年他已经离开了康奈尔大学,那么“政治学 53a”和“政治学 53b”也就不可能是精琪教授的课。而“文理学院公告 1913—14”中的“政治学 61a:美国政党制度”以及后来注明为山姆·奥兹教授开的“政治学 60:美国政党制度”都是 2 学分,另两门则为 3 学分,与表一中的学分相符。这能够说明 1912 年秋学期的“政治学 61a:美国政党制度”就是山姆·奥兹教授开的,而这学期的“政治学 53a:政治制度”和 1913 年春学期的“政治学 53b:比较政治学”则是由他和塞比助理教授合开的,《留学日记》所说的“美国政治”即“政治学 53a:政治制度”,而“美国政党”则是“政治学 61a:美国政党制度”。至于金伯尔教授的“企业管理”课,由于它是第二学期的课程,与表一中 1912—1913 学年第一学期的“政治学 62”时间不符,因此它便不可能是胡适选修的“政治学 62”。综上,我们可以确定,1912 年秋学期胡适本来选了精琪教授的“政治学 62:企业管理原理”、“政治学 53a:政治制度”两门课,但由于精琪教授调离康奈尔大学,胡适就改选山姆·奥兹教授的“政治学 61a:美国政党制度”和他与塞比助理教授合开的“政治学 53a:政治制度”,但在胡适成绩单上,“政治学 61a:美国政党制度”仍被记成了“政治学 62”;1913 年春学期,他又续选了“政治学 53b:比较政治学”。

1913 年暑期班,根据表一,胡适选了 3 门课,分别是“教育学 B”、“演讲 C”、“英文 K”。根据表二,“教育学 B”为德加谟教授的“教育学史”;“演讲 C”的科目名称为“公共演讲 C”,课程名称为“即兴演讲”,教师为艾弗雷特助理教授;“英文 K”为亚当斯助理教授的“莎士比亚的悲剧”。根据《康奈尔大学校刊》1913 年的暑期班公告,表二中“教育学 B”无误;“演讲”一科则为“演讲与阅读 C:即兴演讲”,“英文 K”无误。^①

到 1913 年暑期班结束,胡适已修完哲学和心理学 22 学分,英国文学 22.5 学分,政治经济学 15.5 学分,历史学 5 学分,演讲 5.5 学分,德文和法文 17 学分,教育学 2.5 学分,建筑学 1 学分,不算他之前修的 36 学分农学课程,仅文理学院的学分数已远远超过规定的毕业学分要求,因此 1913 年秋学期他得以提前进入康奈尔大学赛基哲学学院读研究生。《胡适口述自传》中说,他毕业时已完成三个“学科程序”:哲学和心理学、英国文学、政治和经济学(每个“学科程序”为 20 学分)。事实上,在他读研究生之前,政治经济学的学分数还不够一个“学科程序”,他 1913—1914 学年又选了 3 门政治学课程,到 1914 年毕业时,才修满政治经济学“学科程序”要求的学分,但这并不影响他 1913 年秋学期以修完两个“学科程序”的资格提前攻读研究生。尽管他 1914 年 6 月 17 日参加完毕业典礼才算正式毕业,但 1913 年 9 月以后他选修的课程,主要则是赛基哲学学院的研究生课程。

^①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Cornell University*, vol.IV, No.7. Announcement of the Twenty-second Summer Session July 7 - August 15, 1913. March 15, 1913. pp.11, 20.

所谓赛基哲学学院(Sage School of Philosophy),即康奈尔大学哲学研究所,位于赛基大楼,教师和课程安排则仍归文理学院。

表一中 1912—1913 学年的下方还记有三行体育(Gym)成绩,旁边注明日期为 5 月 22 日,但年份影印有缺损,依据笔画走势判断,应该是 1913 年,况且 1912—1913 学年中的 5 月份也只能是 1913 年 5 月。但这三个分数可能不只是本学年的体育成绩,而应该是三个学年的成绩,因为前面两个学年均没有体育成绩记录,1913 年春学期又正好是胡适进入康奈尔赛基哲学学院读研究生之前的最后一学期,这时把他的体育成绩汇总登记到成绩单上也是合理的。前文说过,康奈尔大学的体育科目分为 Gym(Gymnastic)和 P.T.(Physical Training)。P.T.只有一个毕业成绩,被登记在成绩单第二页的备注信息中,登记时间是 1913 年 5 月 6 日。下文我们对他的各科课程和成绩做汇总时,将把这些体育成绩记入相应的学年里。江勇振先生在《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璧 1891—1917)中谈到胡适 1912 年秋学期的“建筑学 30”这门课只得了 65 分时,曾强调说:“唯一能跟这个低分同病相怜的,是他 1913 年春天的一门体育课,也是 65 分。”^①他在注释里注明的出处就是周质平先生提供的成绩单的第二页,然而周质平先生提供的成绩单第二页上写的却是“P.T.OK for graduation(879)”,这里的“879”应该是科目编号,并没有 65 分的记载。

1913—1914 学年,根据表一,他在 1913 年秋学期选修了“哲学 19”“哲学 20”“哲学 26”“政治学 87”“英文 52”“哲学 37”等 6 门课,1914 年春学期继续选了“政治学 87”及“哲学 16”“哲学 21”“历史学 71”等 4 门课,其中,“政治学 87”是一学年的课程。根据表二,“哲学 19”是克雷登教授的“近代哲学问题的发展”;“哲学 20”是哈蒙教授开的“伦理学史:古代、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哲学 26”为梯利教授的“伦理学进阶”;“政治学 87”为精琪教授的“经济理论史”;“英文 52”是诺瑟普助理教授开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哲学 37”为梯利教授的“伦理学讨论课”;“哲学 16”是“德国哲学选读”,教师也是哈蒙教授;“哲学 21”同“哲学 26”,又是梯利教授的“伦理学进阶”;“历史学 71”是布尔教授的“历史的辅助科学”。这学年文理学院的课程和上年一样,用的都是 1913 年 5 月发布的“文理学院公告 1913—14”中的课程大纲。根据这份大纲,“政治学 87:经济理论史”任课教师为约翰逊教授,并非精琪教授;“哲学 21”课程名称为“近代伦理学史”、任课教师为艾尔比教授,而非梯利教授的“伦理学进阶”。除了这两科与表二不同外,其他均一致。^②诺瑟普助理教授的“英文 52”也是一学年的课程,1913 年以前课程名称为“维多利亚时代的诗歌”,以后则改为“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胡适先在 1913 年春选了第二学期课程,又在秋天补修了第一学期课程。

1914 年无暑期班课程。胡适在 6 月 29 日日记里写道:“黄监督(鼎)忽发通告与各大学,言赔款学生,非绝对必要时,不得习夏课。昨本校注册司抄此通告数份,令张挂世界学生会会所……此真可笑之举动!夫学生之不乐荒嬉而欲以暇时习夏课,政府正宜奖励之,乃从而禁止之,不亦骇人听闻之甚者乎?”^③由于中国政府派驻美国负责管理留学生的监督黄鼎禁止庚款学生上暑期班,胡适虽然极不认同这种做法,但他却无法再去注册暑期班课程。

① 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璧 1891—1917),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 年,第 259、182 页。

②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Cornell University*, vol. IV, No. 11, Announcement of the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1913—14, May 15, 1913, pp. 21, 22, 34, 17, 29.

③ 胡适:《留学日记》(卷四),见《胡适全集》(第 27 卷),第 344 页。

1914—1915 学年胡适共选了 4 门课,根据表一,1914 年秋学期他选的是“哲学 30”和“历史学 75”,1915 年春学期选的是“哲学 31”和“政治学 88”。根据表二,“哲学 30”是艾尔比教授的“经验论与唯理论”,“历史学 75”是布尔教授的“历史学的方法”,“哲学 31”是艾尔比教授的“康德的批判哲学”,“政治学 88”是约翰逊教授的“价值与分配”。“文理学院公告 1914—15”中的课程大纲与表二完全相同。^① 1915 年 9 月,胡适就结束了在康奈尔大学 5 年的学习生活,转学去了哥伦比亚大学。

现在,我们可以根据上述考订,将胡适在康奈尔大学的选修课程和成绩汇总如下(见表三):

表三 胡适在康奈尔大学的课表与各科成绩校正汇总

时间	科目	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分数	任课教师
1910 年秋学期	英文	1	入门课程	4	80	斯特伦克、普莱斯考特、亚当斯、门罗等
	植物学	1	植物的普通比较形态学和生理学	3	82	阿特金森、麦卡利斯特、斯通、希金斯
	生物学	1	普通生物学	3	75	尼达姆、康斯托克
	德文	1	初级德文	6	90	蒲柏、辛内克尔、安德鲁斯
1911 年春学期	英文	1	入门课程	4	88	斯特伦克、普莱斯考特、亚当斯、门罗等
	植物学	1	植物的普通比较形态学和生理学	1	80	阿特金森、麦卡利斯特、斯通、希金斯
	生物学	1	普通生物学	3	82	尼达姆、康斯托克
	德文	2	第二学期德文	5	80	辛内克尔、安德鲁斯、波希
	植物学	2	高等植物的特殊形态学、分类学与生态学	2	64	罗利
	气象学	1	气象学与气候学	3	70	W.威尔逊
1911 年暑期班	化学	A	无机化学入门	6	73	布朗、萨瑟兰
1911 年秋学期	地质学	1	动力地质学	3	75	恩格林
	化学	6	定性和定量分析	5	85	莱蒙、乌里奇、吉本斯、扬特、博伊斯
	植物生理学	7	普通植物生理学	4	77	克努森、麦库尔
	果树栽培学	1	初级果树栽培学	3	76	C.威尔逊、安东尼
	英文	2	19 世纪散文			诺瑟普、亚当斯、柯克、皮克
1912 年春学期	英文	2	19 世纪散文	3	86	诺瑟普、亚当斯、柯克、皮克
	英文	38b	18 世纪诗歌	3	83	门罗
	政治学	51	经济学入门	5	75	威尔科克斯
	哲学	3	逻辑学	3	85	克雷登、炯司
	哲学	6	道德观念及其实践	3	78	梯利、炯司
	哲学	8	19 世纪哲学和文学的关系	1	86?	艾尔比
	体育(Gym)				90	

^①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Cornell University*, vol. V, No.10. Announcement of the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1914—15. May 1, 1914. pp.21, 29, 22, 33.

1912 年 暑期班	演讲	A	演讲	5/2	87	艾弗雷特
	历史学	C	大英帝国发展史	5/2	70	达奇尔
	历史学	D	拿破仑时代	5/2	80	达奇尔
	经济与 社会科学	F	财政与税收	5/2	77	卡默勒
1912 年 秋学期	心理学	1	基础心理学	3	92	提区纳、韦尔德、鲁克米希、博宁、福斯特
	哲学	4	艺术、哲学与历史概论	3	76	哈蒙
	哲学	5	哲学史	3	90	克雷登
	哲学	7	伦理学	3	76	梯利
	政治学	61a	美国政党制度	2	88	奥兹
	政治学	53a	政治制度	3	82	奥兹、塞比
1913 年 春学期	建筑学	30	绘画与雕塑史	1	65	布劳纳、菲尔普斯
	哲学	5	哲学史	3	85	克雷登
	法文	1	初级法文	6	80	康福
	英文	41	1642 年的戏剧	3	96	亚当斯
	英文	52	维多利亚时代的诗歌	3	88	诺瑟普
	政治学	53b	比较政治学	3	85	奥兹、塞比
	体育 (Gym)				80	
1913 年 暑期班	体育 (P.T.)		毕业成绩		OK	
	教育学	B	教育学史	5/2	85	德加谟
	演讲与阅读	C	即兴演讲	3/1	94	艾弗雷特
1913 年 秋学期	英文	K	莎士比亚的悲剧	5/2	94	亚当斯
	哲学	19	近代哲学问题的发展	2	90	克雷登
	哲学	20	伦理学史：古代、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	2	90	哈蒙
	哲学	26	伦理学进阶	3	—	梯利
	政治学	87	经济理论史	3	85	约翰逊
	英文	52	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	3	OK	诺瑟普
1914 年 春学期	哲学	37	伦理学讨论课	2	—	梯利
	政治学	87	经济理论史	3	OK	约翰逊
	哲学	16	德国哲学选读	1	78	哈蒙
	哲学	21	近代伦理学史	2	OK	艾尔比
1914 年 秋学期	历史学	71	历史的辅助科学	1	OK	布尔
	哲学	30	经验论与唯理论	3	OK	艾尔比
1915 年 春学期	历史学	75	历史学的方法	1	OK	布尔
	哲学	31	康德的批判哲学	3	OK	艾尔比
	政治学	88	价值与分配	2	P	约翰逊

四

在得出上述完整、可靠的胡适选修课表后,我们就可以根据《康奈尔大学校刊》中各学年的课程

大纲,以及胡适《留学日记》中的相关记载,来对他的课业论文手稿的写作时间进行考证了。

首先是英国文学论文。在 11 篇手稿中,除《西敏寺》一文为介绍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历史和建筑风格的文章外,其余都是对作家作品的评论。《狄更斯的〈双城记〉》和《〈哈姆雷特〉,一个没有英雄的悲剧》这两篇文章所论述的作品无需介绍,其他文章讨论的作家作品分别为:亚历山大·蒲柏(1688—1744 年)和托马斯·格雷(1716—1771 年)都是 18 世纪英国著名诗人;《亨斯洛日记》的作者菲利普·亨斯洛(约 1550—1616 年)是伊丽莎白时代最显要的剧场经理,他的日记详细记载了当时伦敦戏院的演出剧目、剧本价格和演员薪酬,胡适的文章讨论的是《亨斯洛日记》的史料特点;《悼念集》和《圣杯》的作者阿尔弗雷德·丁尼生(1809—1892 年)是维多利亚时代最受欢迎的诗人,《圣杯》是丁尼生根据历史上流传的亚瑟王故事所写的长篇叙事诗,吉娜薇则是这部叙事诗中亚瑟王的妻子;《亚历山大和坎帕斯比》是伊丽莎白时代“大学才子派”戏剧家约翰·李利(1554—1606 年)的作品;托马斯·胡德(1799—1845 年)是英国 19 世纪幽默诗人。我们已知胡适的《狄更斯的〈双城记〉》《〈哈姆雷特〉,一个没有英雄的悲剧》《蒲柏诗歌研究》和《托马斯·格雷》这 4 篇文章写作时间不晚于 1912 年,而其他各篇写于何时,则没有文献记载。

根据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的课程大纲,1910—1911 学年的“英文 1:入门课程”课程说明和必读书目为“学习英国文学代表作,包括三个莎士比亚戏剧、五部近代小说,以及选定的抒情诗和散文。写作练习辅以阅读训练,兼及明确写作规范。该课程是学生选择本学院其他课程的基础”。^① 1911—1912 学年的“英文 2:19 世纪散文”课程说明非常简单,只有“阅读指定风格的英文散文,作文练习并讨论”一句。^② 1912 年春学期的“英文 38b:18 世纪诗歌”课程说明为“18 世纪英国诗歌史,学习蒲柏、汤姆森、格雷、戈德史密斯、彭斯,阅读一些次要诗人的作品;学习浪漫主义运动的开端”。^③ 1912—1913 学年的“英文 41:1642 年的戏剧”课程说明为“一学年课程……第一学期:学习戏剧起源,传奇、道德剧、幕间节目,第一个常规喜剧和悲剧。第二学期:学习伊丽莎白时代的社会和剧场,李利、皮尔、基德、格林、马洛、琼森、博蒙特和弗莱彻的经典戏剧,指定阅读其他代表性的剧作家”,^④这门课虽然是一学年的课程,但胡适只选修了 1913 年春学期的课。关于“英文 52”,前文已经说过,这门课在 1913 年春学期之前,课程名称为“维多利亚时代的诗歌”,1913 年秋学期以后则改为“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维多利亚时代的诗歌”课程介绍为“学习丁尼生、布朗吟、马修·阿诺德、克拉夫、威廉·莫里斯、斯温伯恩、罗赛蒂等人的代表作,学习维多利亚时代诗歌的特征”,^⑤

^①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Cornell University*, vol. I, No.A.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Courses of Instruction 1910—1911. May, 1910. p.17.

^②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Cornell University*, vol. II, No.12.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Courses of Instruction 1911—12. June 15, 1911. p.18.

^③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Cornell University*, vol. II, No.12.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Courses of Instruction 1911—12. June 15, 1911. p.19.

^④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Cornell University*, vol. III, No.12. Announcement of the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1912—13. June 15, 1912. p.17. 尽管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 1912—13 年的课程大纲后来被废弃不用,但在 1913—14 年的课程大纲中,这门课的课程介绍与 1912—13 中完全相同。见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Cornell University*, vol. IV, No.11. Announcement of the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1913—14, Supplement. May 15, 1913. p.16.

^⑤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Cornell University*, vol. III, No.12. Announcement of the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1912—13. June 15, 1912. p.18.

“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课程介绍为“讲授主流文学趋势和时代特征,学习主要的诗人和一些伟大散文作家的作品”,^①这门课胡适先选修了 1913 年春学期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诗歌”,又跨学年选修了 1913 年秋学期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1913 年暑期班的“英文 K: 莎士比亚悲剧”课程介绍为“学习以莎士比亚最佳悲剧为代表的戏剧艺术,选定实时检查的作品为《哈姆莱特》《奥赛罗》《李尔王》和《麦克白》。课本选用 A. C. 布兰德利的《莎士比亚悲剧》”。^②

对照上述课程介绍,我们可以确定《蒲柏诗歌研究》和《托马斯·格雷》两文为 1912 年春学期“英文 38b: 18 世纪诗歌”课上的作业,《亚历山大和坎帕斯比》为 1913 年春学期“英文 41: 1642 年的戏剧”课上所作,《丁尼生〈悼念集〉第 54—57 首》《圣杯》和《吉娜薇》则都是 1913 年春学期“英文 52: ‘维多利亚时代的诗歌’”课上所写。顺便说一下,胡适 1914 年 5 月获康奈尔大学“卜朗吟征文奖金”的《论英诗人卜朗吟之乐观主义》,^③可能也是“英文 52”这门课上所作的论文。剩下还需进一步考辨的是,《狄更斯的〈双城记〉》《哈姆雷特》,一个没有英雄的悲剧》《亨斯洛日记》《托马斯·胡德》和《西敏寺》这 5 篇文章。

据胡适《留学日记》记载,他开始读狄更斯《双城记》的时间为 1911 年 2 月 6 日,但后来却搁下了,直到 8 月 15 日才读完。^④显然,这部小说是为 1911 年春学期的“英文 1: 入门课程”而读的,因为该课程要求阅读“三个莎士比亚戏剧、五部近代小说,以及选定的抒情诗和散文”。这学期的英文课,胡适作了多篇关于莎士比亚戏剧和培根散文的论文,其中不乏“颇得教师称许”的文章,加之他平时考试成绩较好,所以这学期的英文课他得以免考,^⑤这可能是他没有急于在学期结束前读完《双城记》并提交论文的原因。他的日记里未记载《狄更斯的〈双城记〉》一文为何时所写,根据手稿中标注的年代,此文写作时间不晚于 1912 年,因而我们可以推定,此文应为 1911 年 8 月胡适读完《双城记》之后所作。这个暑假他除了选修一门暑期班的化学课程外,还读了司各特的《尼格的家产》、大仲马的《侠隐记》(又名《三剑客》)、乔治·艾略特的《织工马南》等小说,另作有长文《康乃耳传》。

胡适选修的英文课程中,大纲指定阅读莎士比亚戏剧的有“英文 1: 入门课程”和“英文 K: 莎士比亚悲剧”,后者为 1913 年暑期班课程。我们已知《〈哈姆雷特〉,一个没有英雄的悲剧》写作时间在 1912 年之前,因此它不可能是为“英文 K: 莎士比亚悲剧”所写。《留学日记》1911 年 4 月 15 日记载:“作一文论 Hamlet, 未毕。”16 日又记:“续作‘Hamlet’论,写成之。”^⑥这篇“Hamlet”论无疑就是《〈哈姆雷特〉,一个没有英雄的悲剧》。胡适《留学日记》中还有一篇论《哈姆莱特》的长文,是 1912 年 9 月 25 日晚去戏园观看南君夫妇(Southern and Marlowe)演的《哈姆莱特》戏剧后所写的日记,

①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Cornell University, vol. IV, No. 11. Announcement of the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1913-14, Supplement. May 15, 1913. p. 17.

②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Cornell University, vol. IV, No. 7. Announcement of the Twenty-second Summer Session July 7 - August 15, 1913. March 15, 1913. p. 20.

③ A Defense of Browning's Optimism, 见《胡适全集》(第 35 卷),第 24—54 页。另参见胡适:《留学日记》(卷四),见《胡适全集》(第 27 卷),第 307—308 页。

④ 胡适:《留学日记》(卷一),见《胡适全集》(第 27 卷),第 109、170、171 页。

⑤ 胡适:《留学日记》(卷一),见《胡适全集》(第 27 卷),第 131—132、145 页。

⑥ 胡适:《留学日记》(卷一),见《胡适全集》(第 27 卷),第 129、130 页。

主要评论南君夫妇的演技和剧本的删节特点,并非专论莎士比亚戏剧,且该文为中文所作,这篇日记虽然作于1912年,但它显然与1911年4月16日完成的“Hamlet”论无关,也与《〈哈姆雷特〉,一个没有英雄的悲剧》这篇英文手稿无关。

胡适的《亨斯洛日记》是一篇讨论该日记史料特点的文章,他列举了《亨斯洛日记》中记载的1591年12月31日至1592年1月31日之间上演的各剧目演出次数、剧本的价格及亨斯洛支付给演员的报酬,以这一个月史料来揭示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演出状况,文末有教师评语说他“选取的条目很有意思”,评语的笔迹与《亚历山大和坎帕斯比》一文后面的教师评语相同。参照1913年春学期“英文41:1642年的戏剧”这门课的课程说明,可知该课程虽然主要是学习1642年的戏剧,但也涉及伊丽莎白时代的社会和剧场等知识,胡适此文内容与之完全吻合。反观胡适选修的其他课程,大纲中均未涉及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演出问题。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在1913年春学期的“英文41”这门课上,他除了写有《亚历山大和坎帕斯比》一文,还写了这篇《亨斯洛日记》,两篇文章后面的评语均为该课程任课教师亚当斯助理教授所写。

托马斯·胡德虽然只活了46岁,但他却是跨越乔治四世时代和维多利亚时代两个时期的诗人,他的代表作《衬衫之歌》《叹息桥》都是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重要诗作,胡适在文章中说,早在1908年《衬衫之歌》被翻译成中文作为“新纪元”丛书第一本出版时,他就对胡德的作品产生了兴趣。^①1913年春学期的“英文52:维多利亚时代的诗歌”课程大纲中并未要求读胡德的诗歌,这个学期胡适写了《丁尼生〈悼念集〉第54—57首》《圣杯》《吉娜薇》等文章,他的成绩是88分。1913年秋学期的“英文52: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大纲则并未写明要求读哪些诗人和作家的作品,胡适的《托马斯·胡德》这篇长文很可能是1913年秋学期这门课上的作业,这时他已进入康奈尔大学赛基哲学学院念研究生,他的英文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教师在文末的评语中盛赞此文文采、主题、逻辑安排和判断表达,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无论如何,胡适此文作于1913年的“英文52”课上当属无疑。

还有一篇《西敏寺》,前文已经说过,这是一篇介绍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历史和建筑风格的文章。胡适《留学日记》记载,1911年5月6日他开始读艾迭生与斯提尔编的《旁观报》论文集,5月10日,“读《旁观报》,中有‘Westminster Abbey’ and ‘Visions of Mirzah’二篇,余极爱之。”^②这是胡适《留学日记》里唯一的一次提到威斯敏斯特教堂。西敏寺是英国历代国王登基加冕的地方,也是众多历史文化名人的长眠之所。胡适读的这篇“Westminster Abbey”是约瑟夫·艾迭生(1672—1719年)的名篇《墓园沉思》(又译《西敏寺内的遐想》),而《旁观报》论文集则是他1911年春学期“英文1:入门课程”的阅读材料之一。因此,这篇文章很可能是胡适读完《墓园沉思》之后,又查阅有关西敏寺的资料所写的文章,写作年代应为1911年。

其次是5篇哲学论文。我们已知《康德的国际伦理法则》写于1915年3月14日,《关于先验的论证,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分析》写于1915年5月26日,这两篇文章显然是为1915年春学期艾尔比教授的“哲学31:康德的批判哲学”课所作。《洛克的〈政府论两篇〉研究》我已经在《胡适与〈洛

^① Thomas Hood,见《胡适全集》(第35卷),第60页。

^② 胡适:《留学日记》(卷一),见《胡适全集》(第27卷),第136、137页。

克的“政府论两篇”研究》一文中论证过,认为它写于 1914 年下半年艾尔比教授的“哲学 30:经验论与唯理论”课上,虽然张书克博士持不同看法,但我仍坚持这一观点。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 1913—1914 学年课程大纲中的“哲学 30”曾指定阅读博恩版的两卷本《洛克作品集》,这个版本主要包括《人类理解论》和《自然哲学原理》等著作,但不包括《政府论两篇》^①,而在 1914—1915 学年的课程大纲中,则没有再指定阅读这个版本^②,因此胡适完全可以选择在 1914 年秋季学期先读《政府论两篇》,到 1915 年 2、3 月份再去阅读《人类理解论》^③。

接下来需要进一步考辨的是《柏拉图的〈普罗泰戈拉篇〉》和《约翰·密尔论正义:〈功利主义〉第五章研究》这两篇文章。对照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的课程大纲,我们首先可以排除“哲学 3”“哲学 4”和“哲学 8”,因为“逻辑学”“艺术:哲学与历史概论”和“19 世纪哲学和文学的关系”三门课显然与这两篇论文无关;“哲学 31:康德的批判哲学”也无需再讨论。剩下的 10 门哲学课中,可能与《柏拉图的〈普罗泰戈拉篇〉》有关的只有两门课,一是克雷登教授的“哲学 5:哲学史”,二是哈蒙教授的“哲学 16:德国哲学选读”。“哲学 5”的课程说明为“主要对象是那些希望了解思想史及哲学观念对文明发展所发挥的影响的学生,从古希腊至今的哲学思辨史,各个哲学体系及其所属时代的科学与文明之间的关系,及其在社会、政治和教育问题上的应用;本世纪的思辨问题,尤其是进化论观念的哲学意义及其重要性。将不时地指定阅读材料,但没有教材”。^④ 这门课含有古希腊哲学的内容,当然应该包括柏拉图和“智者派”哲学。“哲学 16”的课程说明为“本课程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学生获得德国哲学术语方面的知识和翻译哲学论文的能力,教材将采用文德尔班的《柏拉图》”^⑤。文德尔班是德国新康德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哲学史教程》是最有影响的哲学史教科书之一。哈蒙教授这门课选用的教材是文德尔班的《柏拉图》,这本书是文德尔班研究柏拉图的生平和思想的一部带有普及性的著作,据江勇振先生在《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璧 1891—1917)中介绍,哈蒙教授曾为文德尔班的这本书写过一篇书评,盛赞此书为“第一流德国学术论文的代表作,反映了当代研究的精华”。^⑥ 既然“哲学 5”和“哲学 16”这两门课都有涉及柏拉图的内容,那么胡适的《柏拉图的〈普罗泰戈拉篇〉》究竟是为哪门课写的呢?这就需要进一步分析。首先,这两门课的目的不同,“哲学 5”是为了让学生了解哲学问题的发展及其对文明的影响,以及哲学史上的思辨问题,而“哲学 16”是为了让学生掌握德国哲学术语和翻译哲学论文的能力,胡适此文主要是讨论柏拉图的《普罗泰戈拉篇》中的思辨问题,与前者的要求更为契合;其次,在克雷登教授主编的《哲学评论》杂志上,每期都会刊登多篇哲学系研究生的论文,其中有一个栏目是针对各课程指定阅读材

①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Cornell University*, vol. IV, No. 11. Announcement of the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1913—14, May 15, 1913. p. 22. 指定阅读的《洛克作品集》为:Bohn's Standard Library. *The Works of John Locke. Philosophical Works*. In Two Volumes. London: George Bell and Sons, York Street, Covent Garden. 1875 & 1876.

②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Cornell University*, vol. V, No. 10. Announcement of the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1914—15, May 1, 1914. pp. 21—22.

③ 参见席云舒:《胡适与〈洛克的“政府论两篇”研究〉》,载《社会科学论坛》2014 年第 11 期。

④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Cornell University*, vol. IV, No. 11. Announcement of the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1913—14, Supplement. May 15, 1913. p. 20.

⑤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Cornell University*, vol. IV, No. 11. Announcement of the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1913—14, May 15, 1913. p. 21.

⑥ 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璧 1891—1917),第 261 页。

料的评论,指定的阅读材料多为各种哲学期刊近期发表的论文,这些论文目录也都刊登在《哲学评论》上,胡适 1914—1915 年就在该刊发表过 10 篇哲学短论,其中有两篇评德文论文《亚里士多德的“无形式”概念》和《歌德的自然哲学思辨》的文章,应该都是哈蒙教授这门课上的作业,《亚里士多德的“无形式”概念》的评论中就涉及了德国哲学术语的翻译,但《柏拉图的〈普罗泰戈拉篇〉》一文并未涉及任何德国哲学术语和翻译问题,因此这篇文章不可能是为“哲学 16”这门课所写。克雷登教授的“哲学史”是一学年的课程,其中涉及柏拉图和古希腊哲学的部分应为 1912 年秋学期所学内容,如果胡适此文确为克雷登教授的“哲学史”课上所作,那么它应该写于 1912 年秋。

关于《约翰·密尔论正义:〈功利主义〉第五章研究》,我们知道,约翰·密尔的《功利主义》是 19 世纪英国功利主义伦理学名著,他在这本书里系统论述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功利主义原理,该书第五章讨论的是“功利与正义的联系”。胡适选修过的伦理学课程有“哲学 6:道德观念及其实践”“哲学 7:伦理学”“哲学 21:近代伦理学史”“哲学 26:伦理学进阶”“哲学 37:伦理学讨论课”,这些课程中,只有“哲学 21”是艾尔比教授开的,其他都是梯利教授开的;哈蒙教授的“哲学 20”虽然也是伦理学课程,但它研究的是“古代、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伦理学,显然跟密尔的功利主义伦理学无关,因此亦可排除。除伦理学课程外,克雷登教授的“哲学 19:近代哲学问题的发展”也可能与胡适这篇文章有关。然而在上述几位教授中,只有欧内斯特·艾尔比教授是研究英国功利主义哲学的专家,他著有《英国功利主义的起源》《英国功利主义史》等著作;在胡适选修的哲学课程大纲中,也唯有“哲学 21”的课程说明强调“重点关注英国伦理学发展史,同时阐明伦理学逐渐分化为哲学学科中一门独立科学的过程”,^①因此,胡适的《约翰·密尔论正义:〈功利主义〉第五章研究》只能是 1914 年春季学期为艾尔比教授的“哲学 21:近代伦理学史”这门课所作。

最后是 2 篇政治学论文《美国国家与社会政治研究》和《众议院议长政治权力的发展》。在胡适选修的政治经济学课程中,“政治学 51:经济学入门”“经济与社会科学 F:财政与税收”“政治学 87:经济理论史”和“政治学 88:价值与分配”都是经济学的内容,与这两篇文章无关。剩下三门“政治学 61a:美国政党制度”“政治学 53a:政治制度”和“政治学 53b:比较政治学”都是山姆·奥兹教授的课。如前所述,1912—1913 学年实际使用的是 1913—1914 学年的课程大纲,大纲中“政治学 61a”的课程说明为“学习美国政党的演变,关于政府机构、选举法、政党代表大会、政党领导层秘密会议、候选人初选会、政党的司法控制”^②，“政治学 53a”的说明为“政治学概论,专门参照美国政府”^③，“政治学 53b”的说明为“主要研究欧洲国家的政治制度,延续‘53a’之后的课程内容”^④。显然,“政治学 53b”也与胡适这两篇论文无关。那么,这两篇文章就只能是为“政治学 61a”或“政治学 53a”而写的了,这两门课都是 1912 年秋季学期的课程,无论它们是为哪门课所作,都应作于 1912 年

^①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Cornell University*, vol. IV, No. 11. Announcement of the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1913—14, May 15, 1913. pp. 21—22.

^②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Cornell University*, vol. IV, No. 11. Announcement of the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1913—14, Supplement, May 15, 1913. p. 31.

^③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Cornell University*, vol. IV, No. 11. Announcement of the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1913—14, Supplement, May 15, 1913. p. 30.

^④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Cornell University*, vol. IV, No. 11. Announcement of the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1913—14, Supplement, May 15, 1913. p. 30.

秋学期。如果需要进一步确定,则《美国国家与社会政治研究》无疑是“政治学 53a:政治制度”课上的作业,而《众议院议长政治权力的发展》及其“序言”应该是“政治学 61a:美国政党制度”课上的论文,因为议会制度正是美国政党政治的主要形式。这两篇手稿后面的教师评语为同一人的笔迹,应均为山姆·奥兹教授所写。

五

经过以上考证,我们现在可以得出本文结论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台北“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保存的 18 篇胡适课业论文手稿中,作于 1911 年的有《〈哈姆雷特〉,一个没有英雄的悲剧》《狄更斯的〈双城记〉》和《西敏寺》,作于 1912 年的有《蒲柏诗歌研究》《托马斯·格雷》《柏拉图的〈普罗泰戈拉篇〉》《美国国家与社会政治研究》《众议院议长政治权力的发展》,作于 1913 年的有《丁尼生的〈悼念集〉第 54—57 首》《圣杯》《吉娜薇》《亨斯洛日记》《亚历山大和坎帕斯比》《托马斯·胡德》,作于 1914 年的有《约翰·密尔论正义:〈功利主义〉第五章研究》和《洛克的〈政府论两篇〉研究》,作于 1915 年的有《康德的国际伦理法则》《关于先验的论证,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分析》。通过胡适在康奈尔大学留学时期的选修课程和这些课业论文手稿,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他曾系统地接受过 16—19 世纪英国文学和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教育,后来又又在哥伦比亚大学跟随杜威学习“实验主义”哲学,在此过程中,他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成了他 1917 年以后在国内倡导“文学革命”和“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的基础。

当然这些只是胡适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期间留下了手稿的英文课业论文,这个时期他还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等刊物发表过多篇英文论文,这些公开发表的文章不在本文的考证范围。此外,他的《留学日记》和手稿中还记载了一些他在康奈尔大学时期写过的课业论文,如前文提到的《奥菲利亚》、《亚当·斯密的税收原则》等,但由于没有留下手稿,本文便无从考证了。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康奈尔大学东亚图书馆的卡罗尔·阿特金森女士!若没有她给我传来 2014 年康奈尔大学官方公布的胡适“成绩单”,我将难以完成本文的考证工作。